

## 暖暖的生日宴

■杨茂贵

中午,我跟着老婆走进洛江一家酒店的二楼,心里满是疑惑,还以为是她朋友请客,到了才发觉她选了一张靠窗边的二人桌,只有我们两个人,这和她平时勤俭节约的习惯完全不符。

直到她从包里拿出个小蛋糕,我才猛然记起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“你别担心,”她一边拆蛋糕盒子一边说,“我们点的这几个菜,算上活动优惠还不到两百块钱。”简单的午餐里,藏着老婆细心准备的浪漫,我心里瞬间满是暖意。说话间,服务员端上了肉丸和肉片汤,汤里漂着几根葱花,热气裹着鲜味儿漫过来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过生日的光景。

那时家里穷,过生日从没有蛋糕,母亲总是早早起来,在铁锅里煮一碗阳春面,面条上卧两个荷包蛋,撒一把细盐,那时我们一天都心怀暖意。后来上了高中、大学,我住在学校里,没有手机,常常忘了自己的生日。直到我结婚后,过生日才有了不一样的模样,老婆会提前去菜市场挑新鲜的鱼和肉,在小小的厨房里忙上大半天,摆上桌时总有五六个菜,荤素搭配得妥当,算下来不过一百来块钱。有一次我们去郊区玩,到了傍晚累得不行,看到老婆也很累,就想在附近的餐馆随便吃点,她却坚持要回家,说:“家里的菜新鲜卫生,还省得花钱。”当时我直抱怨她“不解风情”,心里却清楚,她是把钱都攒着,买房子、买车子、给孩子交学费,每一笔都离不开她这样的“精打细算”。

这些年日子慢慢好起来,房子有了,车子有了,孩子也考上了大学,老婆偶尔会提议出去吃顿饭。她选的都是街边温馨的小馆子,菜不多点,够吃就好,像这样的高档酒店,她从来没提过。“你看这窗边风景多好,视野开阔,”她夹了一块龙虾肉放在我碗里,“我听朋友说,偶



(视觉中国)

尔来一次这样高档的地方,心里会觉得敞亮,好像日子也更有奔头似的。”我尝了一口黄鱼,鱼肉鲜嫩,汤汁入味,忽然想起古人说“人间至味是清欢”,原来真正的幸福,从不是山珍海味的堆砌,而是有人把日子过成了细水长流的暖,时时刻刻把你放在心上,我不觉忆起了一件事。

去年体检,我查出轻度脂肪肝,报告刚拿到手,老婆就急了。她不仅询问了医生半天,回来后又在手机上查了一堆资料,笔记本上记满了“少吃油腻”“多吃杂粮菇类”的字样。从那以后,她再也没买过她爱吃的猪肝、猪腰,菜市场的玉米、红薯、香菇倒成了家里餐桌上的“常客”。每天傍晚,她雷打不动拉着我去江边散步,哪怕我犯懒不想动,她也会拉着我:“就走二十分钟,权当

陪我聊天了。”就这样坚持了半年,今年体检,我的脂肪肝真的好了。今天这桌菜,她特意点的都是清淡的,连鱼都是清蒸的,没放多少油。

正当我们吃得起劲时,在福州上大学的女儿发来视频,第一句话就是:“爸爸,祝你生日快乐!”暖意直入我心田,老婆的脸上笑意更浓了。

吃完饭结账时,服务员递来一张小卡片,老婆笑着塞进我手里,上面是她提前写的字:“愿你岁岁常欢愉,年年皆胜意。”走出酒店,阳光正好,风里带着秋天的凉意,我忽然觉得,这辈子有这样一位知冷知热、把日子过得滋味的老婆,正如书里说的:“得妻如此,夫复何求?”其实幸福从不在远方的奢华里,而在一餐一饭的惦记中,幸福的暖意就在岁岁年年的陪伴里。

## 山巅的回声

■苏潘金

小径依稀可见,却又在记忆里模糊着。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,缝隙里探出倔强的青草。路旁的树木,似曾相识。行至山腰,抬头仰望,那面名为“黑崖屏”的巨壁直入眼帘。它真像一头静卧浅睡的雄狮,青黑色的岩壁是它结实的肌肉,覆着的苍苔是它暗旧的毛皮。它就那样蹲伏着,头颅微昂,仿佛自天地开辟以来,便在此守望着这一方的水土与云烟。狮子的沉默里,有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。这山间的生灵,无论是动还是静,都带着一股子浑朴的、未经雕饰的野性。

我的脚步慢了下来,记忆便如林间的雾气,一丝丝地弥漫开来。也是这样的山路,也是这样的午后,我与母亲一起上山砍柴。她的背影是清瘦的,脚步却轻快。她挑着百斤重的柴,总会在阴凉的石阶

上歇息,她指着远处天地交接的那条线,对我说:“那边是五龙山,那边是朝天山,再远去就是厦门了。”她的声音里,有一种温润的光亮,像清晨穿透叶隙的阳光。那时,这座山于我,是一扇窗。母亲为我推开它,让我望见一个广阔而遥远的世界。山风吹拂着她的鬓发,也把一颗名为“远方”的种子悄悄吹进了我稚嫩的心田。登山,是为了更好地眺望,而后离开。

到了一千一百六十八米的顶点。风一下子大了,鼓荡着我的衣衫。来时觉得巍峨的黑崖屏,此刻都驯顺地伏在脚下,如凝固的碧海。极目远眺,五龙山的温婉,朝天山的雄健,一切都近在咫尺。当年,母亲站在此地,看见的是引我远行的壮阔;而今,我站在此地,看见的却是唤我归来的深沉。

孩子不知何时也安静下来,倚在我身边,望着这无边的天地出

神。我揽住他小小的肩膀,指着山下那在阡陌纵横中若隐若现的村落屋宇,说:“你看那儿就是我们的老家。”我的声音很轻,立刻被山风吹散了。但我知道有些话像种子一样,只要落下,便会悄悄生根发芽,就像许多年前母亲种在我心里的那一颗。只是她种下的是远行的风,而我种下的是归来的锚。

下山的时候,夕阳已将西天染成一片温暖的橘色。那黑崖屏的雄狮,在逆光里成了一个更显厚重的剪影,仿佛守候得更加笃定。来时心里的那点浮泛,不知何时已沉淀下来,化作脚下一步步实在的印迹。山还是那座山,路也还是那条路。但我知道,有些东西,已然不同了。这山巅的风景,这山风的絮语,原来是一场横跨数十年的对话。我终于听懂了母亲未曾说出的后半句话——她让我们去看世界,而这座山便是一盏为我们永远亮着的心灯。

## 半途不放下你

■龙建雄

一向以为,这世间放不下一个人,比起放下要难上一万倍。

我在千里之外安了家,接年迈的父母来住些天,母亲还好,父亲却在三五天后就喊着回去,理由是,放心不下菜地里的菜、鱼塘里的鱼,如此种种。有时,母亲愿意来小住一阵,可十天半个月之后,就开始碎碎念,终究因为放不下在家的父亲一人,随便找个“理由”便匆匆回去老家。我理解母亲的那点小心思,俩人磕磕绊绊大半辈子,分开一点时间又放不下彼此,我笑话她跟父亲是“秤不离砣”。

年少时,每年暑期放假,我都要帮衬着家里搞“双抢”,十二三岁就学着大人样从农田里挑点稻谷回家。其实,那时我都没有竹箩筐高,要把绳子在扁担上缠绕好多圈,才可以勉强让箩筐离地一两厘米,我挑着担子摇摇晃晃地在田埂上行走着,那汗珠比绿豆还要大,顺着额角,沿着眼皮,滚落到地里。父母很快就把我甩得老远,不过,他们中总有一人故意放慢脚步等等我,或者是干脆放下担子来接应我。我振振有词,装模作样说自己是“大人”,不要他们管。父亲把扁担上缠绕的绳子解开,挑起箩筐说:“傻小子,你能替我们分担已经很好,我们怎么能半途放下你不管呢?”当时觉得父母多此一举,如今想来,这“不放下你”,包含着人间最朴素的道理。

世上“不放下你”的承诺,是难能可贵的伟大。我的校友老莫就配得上这句话。那年军校毕业,老莫主动请缨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,六年后才回老家跟老婆完婚。早几年,正在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的他,自主择业回到了老家,原因是照顾患病的妻子。原来,支持他干事业的老婆一直没有随军,结婚生子后就在老家照顾两边老人,没有一点马虎,不幸的是,人到中年检查出了癌症。许多人不理解老莫,老莫说:“老婆何曾放下过我,以及我的家人?自然而然,我也放不下她。”这“放不下”里,老莫或许更多的是愧疚,但我想更多的是老莫对婚姻“不离不弃”的忠诚,是那未完全泯灭的“不放下”的初心。

风雨无常,人生时态。前行途中,有人主动为你停下脚步,分担你的重负,实乃三生有幸;而能够有人放不下你,亦是修来的福分。“放不下”,不是傻里傻气,不是愚忠,更不是盲从,而是在看清彼此所有缺陷后,依然选择并肩前行。我有时觉得,生活里有无数个“放不下”的瞬间,它们如同暗夜里的点点萤火,虽不能照亮整条路,却足以让同行者知道:你我并非独自一人,今日你不放下他,他日或许就有人放不下你。这个最简单、最朴实的道理,藏着最微弱也最坚韧的人性光芒。

有些放下,一个悄然转身就行;有些放不下,却要耗尽你我一生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